

鮫  
埼  
亭  
集

五

欲乎知  
如覺

PDG

鮎埼亭集卷第十三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碑銘

沈甸華先生墓碣銘

沈先生諱蘭先字甸華其後更名昀字朗思浙之仁和人  
也曾祖某祖某父某世爲學官弟子年十六受知於  
提學黎元寬時蕺山劉忠正公講學越中先生渡江往  
聽講向來杭士有讀書社小築社登樓社皆以詞章之  
業爲尚先生亦與焉至是始爲正學而應先生潛齋和  
之甲申之變年二十七卽棄諸生其學以誠敬爲本刻

苦清厲以自守推而至於事物之繁天地古今之變則以適於世用者爲主其言無一不切於人心力排佛老曰其精者傍吾儒其異者不可一日容也聞四方之士有賢者卽書其姓氏置夾袋中冀得一見之然不肯妄交于取與尤介授徒自給三旬九食以爲常每連日絕粒采階前馬蘭草食之有聞之者餽米數斗先生不受其人固請則固辭時先生餓甚宛轉辭謝益困遂仆于地其人皇駭而去先生良久始甦笑曰其意可感然適以困老子耳嘗展蕺山墓徒步來往西陵自是里中子弟習知先生清節亦有好事者極意求爲繼粟繼肉之

舉而莫敢前以先生必不受也潛齋嘆曰生平於辭受一節自謂不苟然以視沈先生猶媿之以末世喪禮不講重輯士喪禮說薈萃先儒之言定其可行者以授弟子陸寅又葺四子略五子要言家法論升降編言行錄居求編䟽通簡要不涉殘明講學習氣蕺山身後弟子爭其宗旨各有煩言先生曰道在躬行但滕口說非師門所望於吾曹也疾革門人問曰夫子今日之事何如先生曰心中並無一物惟知誠敬而已夜半卒年六十三無以爲斂潛齋經紀其喪不知所出涕泣不食或問之曰吾不敢輕受購襚以玷先生也潛齋之徒姚生敬

恒趨前問曰如某可以斂先生乎潛齋曰子篤行乃沈先生夙所許殆可也于是姚生遂斂先生而葬之于湖上之某原子二毅中純中皆承家學惟先生與潛齋皆以淳心篤行師表人倫乃其風節尤爲殊絕顧世或不知潛齋者而先生沈冥更甚百年以來求其遺書竟不可得萬編修九沙謂予曰沈先生墓上之石未立杭人知學者少斯吾子之責也子乃据所聞於前輩者爲詮次而系之銘曰

三年食薇餓死不悔胡奴之米摩之戶外蔽山高弟心傳罔媿千秋宰木庇茲書帶

蜃園先生神道表

蜃園先生歿七十有餘年再絕世遺文散佚其從曾孫錫楨始哀其叢殘之作合爲數卷乞表章於當世子惟先生之大節在天壤無人不知顧生平顛末則未有詳述之者異日國史隱逸傳將何所攷乃畧爲摭拾纂文一通使表之墓先生諱天植字因仲浙之平湖乍浦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父有隱德先生少而蕭散其於世事泊如也嘗曰無欲則心清心清則識朗識朗則力堅無欲則心真心真則情摯情摯則氣厚時時以誨學者亦頗耽清言登崇禎癸酉鄉薦浦上之以科名起者自

先生始三上公車癸未其子諸生觀卒自以爲有隱慝  
痛自刻責遂絕意仕進改名確字潛夫彭仲謀作先生  
傳以爲國難後始改名者非也旣洵遭喪亂遣妾遣婢  
殆盡尚有田四十餘畝宅一區并家具一切分畀所後  
子震與其女髡其髮別其妻逕入陳山自是足不至城  
市訓山中童子以自給其自署曰村學究石頭陀居山  
十年陳山之僧開堂先生避喧始返其蜃園復與妻居  
賣文取食不足則與其妻爲棕鞋竹筩以佐之時有好  
事者約爲月給供先生米力辭不受有司慕其高訪之  
踰垣而避其所賦詩皆弔甲申以來之殉節者蜃園者

乍浦勝地可以望見海市者也又十年先生益困不復能保其園乃復以妻委之婿家而身寄食於僧寺戚友憐之相與贖蜃園而歸之於是先生復與妻居則年已七十矣所後子震亦稟先生教棄諸生顧以謀食走四方二老相對時時絕食歎曰吾本爲長往之謀顧蠟屐未能乘桴又未能至於今日悔之無及待死而已有餽之食者非其人終不受或問以身後曰楊王孫之墓何必棺也又十年蜃園但存二楹雙耳失聰又苦下墜終日仰臥客至以粉版相問答魏凝叔自江西來造其廬相對而泣臨別以銀五錢贈之五反不受凝叔固以請



曰此非盜跖物也乃納之凝叔因屬曹侍郎倦圃糾同志復爲繼粟之舉且謀其身後徐昭法聞之曰李先生不食人食聽其餓死可矣俄而使至則言先生果堅拒不受凝叔歎曰吾淺之乎爲丈夫也嗚呼信夫凝叔之淺也但知爲先生謀食而不知爲先生謀施食之人夫倦圃 新朝之貴人也先生肯食其食亦何待凝叔故昭法之在吳中能食之者惟一退翁禪師餘莫能也昭法聞凝叔之舉而卜先生之必不食其可謂相知以心者矣不數月先生死其時有鄭嬰垣者亦乍浦人也孤子絕俗與先生稱金石交前數年凍死雪中而先生亦竟

以餓死仲謀又言先生能豫知死日賦詩而逝意以爲禪定之功也予謂先生披緇而未嘗談空蓋其靜極而明何必從葱嶺得力乎先生生於萬歷十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卒於康熙十有一年二月初九日其年八十有二娶黃氏墓於牛橋之西其所著蜃園集自震死乏嗣十不存一惟續修乍浦九山志世間尚有傳者其銘曰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正叔之言先生不媿百年宰木護茲遺蛻

以謂不中者又言子十

鷓鴣先生神道表

姚江黃忠端公有子五其受業蕺山劉忠正公之門者  
三伯子卽梨洲先生其仲則所謂鷓鴣先生者也叔子  
曰石田先生梨洲學最巨先生稍好奇而石田尤狷天  
下以三黃子稱之鷓鴣先生諱宗炎字晦木一字立谿  
崇禎中以明經貢太學其學術大畧與伯子等而鼻岸  
幾有過之己卯秋試不售與叔子約以閉關盡讀天下  
之書而後出而問世畫江之役先生兄弟盡帥家丁荷  
戈前驅婦女執爨以餉之步迎監國於蒿壩伯子西下  
海昌先生留龕山以治輜重所謂世忠營者也事敗先

生狂走尋入四明山之道岩參馮侍郎京第軍事奔走  
諸寨間庚寅侍郎軍殲先生亦被縛侍郎之嫂先生妻  
母也匿於其家又跡得之待死牢戶中伯子東至鄞謀  
以計活之故人馮道濟尚書鄞仙子也慨然獨任其責  
高旦中等爲書策而方僧木欲挺身爲請之幕府道濟  
曰姑徐之定無死法及行刑之日旁晚始出潛載死囚  
隨之旣至法場忽滅火暗中有突出負先生去者不知  
何許人也及火至以囚代之冥行十里始息肩忽入一  
室則萬戶部履安白雲莊也負之者卽戶部子斯程也  
鄞之諸遺民畢至爲先生解縛置酒慰驚魂先生陶然

而醉隔岸聞絃管聲棹小舟往聽之尋自取而調之曰  
廣陵散幸無恙哉未幾侍郎故部復合先生復與其事  
慈湖寨主沈爾緒又寄帑焉伯叔二子交阻之不得丙  
申再遭名捕伯子嘆曰死矣故人朱湛侯諸雅六救之  
而免於是盡喪其資提藥籠遊於海昌石門之間以自  
給不足則以古篆爲人鐫花乳印石又不足則以李思  
訓趙伯駒二家畫法爲人作畫又不足則爲人製硯其  
賈值皆有定世所傳賣藝文者是也其詞多玩世然壬  
寅高元發之難浙東震動先生所以營護之者不遺餘  
力不以前事怵蓋其好奇如此先生兄弟於象緯律呂

軌革王遁之學皆有密授既自放乃著憂患學易以存遺經著六書會通以正小學雅不喜先天太極之說其辨先天八卦方位曰邵子引天地定位一章造爲先天八卦方位謂天地定位者乾南坤北也山澤通氣者艮西北兌東南也雷風相薄者震東北巽西南也水火不相射者離東坎西也夫所謂定位者卽天尊地卑而乾坤定之義何以見其爲南北也山能灌澤成川澤能蒸山作雲是謂通氣何以見其爲西北東南也雷宣陽風盪陰兩相逼薄而益盛何以見其爲東北西南也水火燥濕違背然又有和合之用故曰不相射何以見其爲

東西也蓋邵氏所謂乾南坤北者實養生家之大旨謂  
人身本具天地但因水潤火炎失其本體是故損乾之  
中畫以爲離塞坤之中畫以爲坎乃後天也今有取坎  
填離之法浥坎水一畫之奇歸離火一畫之偶如所謂  
鍊精化氣鍊氣化神者益其所不足而離復返爲乾如  
所謂五色五聲五味鑿竅喪魄者損其所有餘而坎復  
返爲坤乃先天也養生所重專在水火比之爲天地旣  
以南北置乾坤不得不移坎離於東西亦以日月之方  
在東西也火中木水中金之說蓋取諸此然而東南之  
兌西北之艮西南之巽東北之震直是無可差排勉強



位置緣四卦者在丹鼎爲備員非要道也奈何以此駕  
三聖人之易而上之乎其辨橫圖曰八卦旣立因而重  
之得三畫卽成六畫得八卦卽成六十四卦何曾有所  
謂四畫五畫十六卦三十二卦者四畫五畫成何法象  
十六卦三十二卦成何貞悔之體何不以三乘三以八  
加八直捷且神速乎焦氏之易傳數不傳理其分爲四  
千九十六卦實統諸六十四卦是一卦具六十四卦之  
占非別有四千九十六卦之畫也兩間氣化自有盈縮  
陰陽或互有多少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造化之參差  
義理之所由以立也如邵子是一定之易也非不可典

要之易也故曰邵子乃求爲焦京而未逮者也其辨圓  
圖曰邵子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爲已生之卦數往順  
天左旋與五坎六艮七坤八爲未生之卦知來逆天右  
旋鑿空立說分卦背馳數當以自一而下爲順今反以  
四三二一爲順以自八而上爲逆今反以五六七八爲  
逆又曰易數由逆成若逆知四時之謂然則震巽兌乾  
無當於易是冗員也易道非專爲歷法而設歷法亦本  
無取乎卦氣至日閉關偶舉象之一節耳今必以六十  
四卦配入二十四氣則亦須一氣得二卦有奇而後適  
均也乃自冬至之後閱頤屯益震至臨凡十七卦始得

二陽已是卯半爲春分矣又闕損節中孚至泰凡八卦始得三陽已是巳初爲立夏矣從此闕大畜需小畜而爲大壯之四陽是巳半爲小滿矣乃闕大有卽爲五陽之夬是午初之芒種卽比連爲六陽之乾是午半之夏至六陰亦然何其不均也邵子蓋欲取長男代父長女代母之義以震巽居中震順天左行自復至乾三十二卦遇姤而息巽逆天右行自姤至坤三十二卦遇復而息夫兩間氣運循環其來也非突然而來卽其去而來已豫徵其去也非決然而去卽其來而去已下伏焉得分疆別界如此其辨方圖曰方圖之說曰天地定位否

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意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  
相射既濟未濟蓋所謂十六事者但取老長中少陰陽  
正對稍比諸圖可觀然何不確守乾坤一再三索之序  
而演之爲勝也且以西北置乾東南置坤又與先天卦位  
故武不同何也其辨皇極經世曰邵子所云日月星辰  
水火土石寒暑晝夜風雨露電性情形體艸木飛走耳  
目口鼻聲色臭味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皇帝王霸易詩  
書春秋似校說卦爲詳然不知愈詳而挂漏疏罔愈甚  
其辨太極圖說曰河上公作無極圖魏伯陽得之以著  
參同者也圖自下而上其第一層曰元牝之門卽太極

圖之第五層也其第二層曰鍊精化氣鍊氣化神卽太極圖之第四層也其第三層曰五氣朝元卽太極圖之第三層也其第四層曰取坎填離卽太極圖之第二層也第五層曰鍊神還虛復歸無極卽太極圖之第一層也方士之秘在逆而成丹故自下而上周子在順而成人故自上而下夫老莊以虛無爲宗靜篤爲用今方士之術又其旁門周子之圖窮其本而返之老莊可謂捨瓦礫而得精蘊者矣但遂以爲易之太極則不可也自先天太極之圖出儒林疑之者亦多然終以其出自大賢不敢立異卽言之嗛嗛莫敢盡也至先生而悉排之

世雖未能深信而亦莫能奪也先生酷嗜古玩癸未遊於金陵一日買漢唐銅印數百市肆爲之一空亂後散失殆盡猶餘端石紅雲研一宣銅乳鑪一其後又得黃玉笛一然終以貧不守歎曰奪我希世珍天真扼我然入其室陶尊瓦缶皆有古色已而窮益甚守之益堅嘗繙澹歸遍行堂集笑曰甚矣此老之耄也不爲雪菴之徒而甘自墮落於沿門託鉢之堂頭又盡書之於集以當供狀以貽不朽之辱門人有問學者曰諸君但收拾聰明歸之有用一路足矣嘗解易離之三曰人至日昃任達之士託情物外則自謂有觀化之樂故鼓缶而歌

不然憂生嗟老戚戚寡歡不彼則此人間惟此二種皆  
凶道也君子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衛武公之所以賢也  
生平作詩幾萬首沉寃淒結令人不能終卷晚更頽唐  
大似誠齋性極僻雖伯子時有不滿其意者嘗曰束髮  
交賢豪長者不爲不多下及屠狗之徒亦或瀝心血相  
示雖然但有陸文虎萬履安二人爲知我耳先生雖好  
奇字然其論小學謂楊雄但知識奇字不知識常字不  
知常字乃奇字所自出三致意於六書會通乃歎其奇  
而不詭於法也生於萬歷四十四年某月日卒於康熙  
二十五年某月日前孺人徐氏後孺人馮氏子二墓於

化安山先兆旁先生憂患學易一書其目曰周易象詞  
十九卷尋門餘論二卷圖學辨惑一卷自故居被火不  
存并六書會通及二晦山栖諸集俱亡從孫千人以予  
銘其大父梨洲先生之墓爲能盡其平生之志請更表  
先生之墓惟是遺書旣不可見而耆老凋喪亦更無人  
能言其奇節乃畧具本末而詳載其論易諸篇之幸而  
未泯者以付千人使勒之墓上或曰先生晚年嘗作一  
石函銅其所著述於中懸之梁上謂其子曰有急則埋  
之化安山丙舍身後果有索之者其子遂埋之而今其  
子亦卒莫知所在非火也予因令千人禱於先生之靈



以求之嗚呼先生好奇其獨不能使遺書復出以慰子  
耶其銘曰

逃劔鏃以亡命兮保黃箭之餘生啖野葛幾一尺兮猶  
能據臯比以鏗鏗我過剡上兮如聞黃玉笛之哀鳴嗟石  
函其竟安往兮徒使人惆悵而屏營

施石農先生墓志銘

石農先生姓施氏諱相字贊伯杭之仁和湖墅人也故明諸生乙酉後棄衣巾爲遺民杭有幽勝之地曰河渚四面皆水所謂西谿者也法華諸山臨之古梅數萬本夾峯相望花時舟行其下暗香踈影中時聞欸乃當宋時爲洞霄宮輦道所經顧未聞有名人居之明嘉靖中甬上萬都督鹿園丙舍在焉以故萬氏子孫多守墓於此其後有鄒氏草堂則鄒孝直避人處也招集諸耆老觴詠其間河渚之名始著孝直卒草堂客散先生游其地樂之築幽居自城北徙宅焉徐先生狷石者故先生

之學侶來依以同居而萬先生公擇亦自甬上來丙舍  
中三人相得驩甚于是谿上遂成講堂公擇乃爲先生  
首賦幽居二十四絕同志張止菴秦開地輩俱和之世  
所稱幽居唱和詩者也公擇嘗曰石農雖謝人事然其  
中耿耿者未下傷曹檜之不振望西都之□□思深哉  
非田園之音也先生論學不傍門戶不標宗旨公擇之  
學出於姚江而狷石以應潛齋爲友各有源流然先生  
皆不相依泝獨以所見自成其是狷石性孤梗諤諤多  
所否晚而於潛齋亦間有糾繩顧獨推先生故四十年  
相依如一日先生有子雲蒸亦賢杜門養父其事狷石

如父顧日益貧先生乃拉狷石返其故居父子迭出謀食以養狷石未幾狷石卒先生父子適皆出門人疑所殯雲蒸之婦曰徐先生大故焉有不於正寢者遂盡出簪珥以成禮先生歸而喜曰不愧吾婦未幾先生亦卒無以爲喪故人或爲禾中守或爲茗中令各以百金來致襚雲蒸再拜謝之曰是非吾先人意也使者感嘆良久而去嗚呼卽先生之子若婦觀之而平日之立身可槩見矣先生之沒已再世子屬金觀察江聲求其遺書旣得之矣觀察之家不戒于火先生之集亦遭其厄僅存遺詩一卷年來幽居且三易主萬氏丙舍僅餘一椽

并開地之暫栖閣皆成陳迹河渚木鐸消沈殆盡予每  
過谿上輒爲神傷者久之吾友王瞿居湖墅予令其訪  
先生之軼事良久不得報乃据所知爲文令納先生之  
墓瞿有事于杭之文獻如先生者豈可聽其脫落不傳  
乎醇儒高士任所位置予文聊以充幽居之掌故焉其

銘曰

匪風惻惻下泉騷騷志士夢周亦復徒勞花鳴離離柳  
泉滔滔我歌一曲以當大招

祁六公子墓碣銘

順治二年江南內附貝勒遣將東渡駐營蕭然山下遣使以貂參聘遺老凡六人其一爲故大學士膠州高文忠公時方寓山陰也其一爲故左都御史劉忠正公其一爲故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祁忠敏公皆死節其一爲故大理寺丞章公求死不得乃起兵尋行遯去而二人者竟降亦卒不得用於是別稱爲四忠祁六公子者諱班孫字奕喜小字季郎忠敏第二子也其兄曰理孫字奕慶以大功兄弟次其行故世皆呼曰祁五祁六兩公子初忠敏夫人商氏嘗夢老衲入室生公子美姿容

白如瓠而雙足重趼頗惡劣日堪行數百里又時時喜  
跣跌娶朱氏故少師滇黔制府忠定公燮元女孫都督  
後府都事兆宣女也忠敏死未二旬東江兵起恩卹諸  
忠而忠敏贈兵部尚書理孫賜任祁氏羣從之長曰鴻  
孫者故嘗與忠敏同講學於叢山至是將兵江上思以  
申忠敏之志而公子兄弟罄家餉之事去公子之婦翁  
戒之曰勿更從事於焦原矣不聽祁氏自夷度先生以  
來藏書甲於大江以南其諸子尤豪喜結客講求食經  
四方簪履望以爲膏粱之極選不脛而集及公子兄弟  
自在以故國之喬木而屠沽市販之流亦兼收並蓄家

居山陰之梅墅其園亭在寓山柳車踵至登其堂複壁  
大隧莫能詰也慈谿布衣魏耕者狂走四方思得一當  
以爲毫社之桑榆公子兄弟則與之誓天稱莫逆魏耕  
之談兵也有奇癖非酒不甘非妓不飲禮法之士莫許  
也公子兄弟獨以忠義故曲奉之時其至則盛陳越酒  
呼若耶谿娃以荐之又發淡生堂壬遁劍術之書以示  
之又徧約同里諸遺民如朱士稚張宗道輩以疏附之  
壬寅或告變於浙之幕府刊章四道捕魏耕有首者曰  
茗上乃其婦家而山陰之梅墅乃其死友所嘯聚大帥  
亟發兵果得之縛公子兄弟去旣讞兄弟爭承祁氏之



客謀曰二人并命不更慘歟乃納賂而宥其兄公子遣  
戍遼左其後理孫竟以痛弟鬱鬱而死而祁氏爲之衰  
破然君子則曰是固忠敏之子也當是時禁網尚疏寧  
古塔將軍得賂則弛約束丁巳公子脫身遯歸已而里  
社中漸物色之乃祝髮於吳之堯峯尋主毗陵馬鞍山  
寺所稱咒林明大師者也薦紳先生皆相傳曰是何浮  
屠但喜議論古今不談佛法每及先朝則掩面哭然終  
莫有知之者嘗偶於曲籩座上摩其足而嘆曰使我困  
此間者汝也癸丑十一月十一日忽沐浴曳杖繞堂曰  
我將西歸入暮跣趺垂眉久之旣又張目久之始卒發

其篋所著有東行風俗記紫芝軒集且得其遺教欲歸  
耐乃知爲山陰祁公子自關外來者于是得歸葬公子  
性終好奇其東歸也留一妾焉及披緇時亦累東游東  
人或與之談禪受其法稱弟子嘗曰寧古塔磨姑足稱  
天下第一吾妾所居籬下出者又爲寧古塔第一令人  
思之不置東人至今誦其風流孺人朱氏者工詩其來  
歸也與君姑商夫人姒張氏小姑湘君時相唱和商夫  
人字冢婦曰楚纓字介婦曰趙璧以志閨門之盛公子  
被難孺人尚盛年朱氏哀其癸獨以姪從之遂撫爲女  
孤燈緇帳歷數十年未嘗一出廳屏也其所撫之女後

歸杭之趙氏是爲吾友谷林徵士之母谷林兄弟聚書  
之精其淵源頗得之外家谷林之子一清每爲予言公  
子大節有光於忠敏矣而駱丞行遯之踪世多未諗請  
爲文以表之聊據所聞志之使勒之墓前嗚呼自公子  
兄弟死淡生堂書星散豈特梅壑一門之衰抑亦江東  
文獻大厄運也其銘曰

嗚呼是爲鄧林之石不磨不泐杜鵑過之有味焉食我  
歌大招旌茲幽宅

鮎埼亭集卷第十三

鮎埼亭集卷第十四

鄞 全祖望紹衣撰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碑銘

中條陸先生墓表

有明中葉以後上國風雅之枋遞有所屬而吾鄉輒與之桴鼓相應嘉隆之交張尚書東沙其最也神廟時則屠儀部長卿天崇而後王涪州右仲楊尚寶齊莊陸舍人敬身並長騷壇王楊遭革命之厄齒髮已高旋下世而舍人又以身任風雅之寄者二十年顧但以風雅目舍人則尚爲知其粗者而百年以來幽光未啟雖隣比

通家如予亦至今始知之故國有貞臣乃勵置之詩人之列苟不亟爲表章豈非里社後死者之過乎先生諱寶字敬身一字青霞學者稱爲中條先生鄞之白檀里人也陸氏爲甬上四姓之一其家在細湖之西畔門施檠戟者相望鄞人各以其房別之曰尚書房曰副使房曰都御史房曰布政房曰榜眼房曰翰林房曰大廷尉房曰給諫房則以先生尊人大參之官著而先生所居有雙桂皆藤本先生使工人環而結之其狀如井絡故鄞人別稱曰桂井陸氏先生貴公子其田園宅里甲于甬上乃少卽喜爲詩屠儀部與沈尚寶雲將爲社集引

爲小友先生本從王涪州受詩法而驟出與之齊名當時稱爲王陸先生退避乃與楊尚寶並稱楊陸以太學高等授舍人典誥勅其時京洛詩人葛震甫汪遺民林茂之唱和無虛日先生雅志在用世己己以邊事請纓自劾思宗下詔褒答劉侍郎之綸出師先生戒以莫浪戰侍郎然其言卒不能用而劬己而以母老乞養不復出時楊尚寶亦家居乃糾合里中詩人李封若周農半其爲甬東詩括一書三百年之風雅始有所萃其後臬堂本之以爲甬上耆舊集盛行於時而詩括遂爲所蓋然非詩括爲之綜羅於前臬堂亦無從得藍本也有

別業一在仲夏一在夏禹王廟前北里南館絕不以家  
事關懷會國難作傾家輸餉諸督師皆援之入朝不赴  
事去遁入仲夏而城居爲口來大將軍所据馬湏羊酪  
雜選其間先生匿景不還者五年幸大將軍去得歸及  
行鄉飲禮當事欲延之賓筵力辭不應年逾八秩詩逾  
萬首刲羊祭三百篇以來之詩人盡集同社詩人餽餘  
曰吾不媿放翁之後矣次年卒先生之才名頗以素封  
掩卽以其詩已鮮有知其根柢者顧就令知之亦不過  
以其詩而先生之志節又以詩掩蓋先生之初集曰霜  
鏡次集曰辟塵三集曰悟香其餘別種獨爲小集尚數

十種唯霜鏡盛行於時辟塵亦稍不著而悟香則雖開  
雕而未嘗以示世予觀霜鏡之詩出入中唐然尚未盡  
免竟陵習氣非其至者辟塵則詩已進步放筆直陳所  
言皆有關係至於悟香乃當改步之後國事君讐惓惓  
魂夢鄧林心事頌言不諱故緘固深藏世皆莫得一見  
近者先生後人喪失其家青氈故物遂無一草一木之  
得保於是棗梨之屬皆出而予始得見之乃與老友陳  
南臯爲之流涕而讀讀已長慟久之嗚呼是亦胥井之  
藏也矣先生藏書最富多善本吾鄉之以藏書名者天  
一閣范氏次之四香居陳氏又其次則先生南軒之書



也三十年來亦四散予從飄零之後撫拾之尚得其宋  
槧開慶寶慶四明二志及草廬春秋纂言皆世間所絕  
無也嗚呼先生之志節至今日而始白然而論先生者  
不當但以其詩而先生之所以至今日而得白者亦終  
賴其詩司空表聖雖忠不讀一鳴集無以知也韓致光  
雖忠不讀翰林集無以知也斯則立言之功所以在三  
不朽之一也先生墓在夏禹王廟前游人皆呼爲陸紫  
薇墳今且華表翁仲俱不可問不特丙舍之荒也子乃  
卽其墓上梅園一片石勒志文焉庶幾有見而怒然者  
因爲呵護而省視之乎是則所深望於有心者也

忍辱道人些詞

道人姓朱氏諱金芝字漢生亂後別署道人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朱氏以好古世其家城南所稱五岳軒書畫庫者鼎彝金石無所不備而道人更喜講學漳浦黃公授徒大滌洞天道人從之游漳浦之學兼綜名理象數諸家其所謂三易洞璣者尤窳故道人於學極博而亦以易爲專門復社諸公爭引重之至其揮灑翰墨則先世所傳之餘技也甲申道人方在北都遭逢大難削髮南遷流滯陪都又遇兵禍截江之役道人以隔絕不得豫遂往來英霍諸山寨及太湖軍中蓋幾死者數矣

時故鄉諸公力爲海上扶殘疆道人不知也董推官若  
思者其親家道人以書邀之令遊吳楚間以觀事會而  
推官荅以海上之局勸道人歸赴同仇道人始返里門  
甫至而推官死於告變之手道人不爲怵好事益甚未  
幾亦牽連被捕亡命深山久之喟然襍被長往有叩以  
所之者則曰吾將排闥闖故先訪三閭自是踪跡遂絕  
其兄弟求之消息杳然或曰道人直抵辰沅客中湘王  
幕中湘殉節不知所終或云曾入滇中崎嶇扈從卒死  
王事或云投鄖陽山中爲道士究之不可得而詳也嗚  
呼漳浦門下死事如劉太僕振之姚太僕奇允華職方

夏王評事家勤皆吾浙產其從死于南中趙職方士超  
賴中書惟謹蔡秀才春溶則皆閩產毛通判玉潔吳訓  
導士繡則皆楚產其困守遺民之節以死如彭觀察士  
望涂上舍仲吉亦皆楚產葉侍郎廷秀則閩產董戶部  
守諭何秀才瑞圖呂秀才叔倫則皆浙產尚有爲聞見  
之所未備者道人之耿耿不下其亦如謝臯父所云死  
無所藉手以見信公而爲此愬絕之行乎死于兵耶死  
於餓耶死於緇黃耶要之不媿于師門其仁一也道人  
所著有竹谿小記賑荒議湘帆集練川倡和集登樓集  
汝南懷古集玉笙篇彈鋏篇許可篇素心艸澱谿留別

草八音艸其有關於大節者曰慟餘吟則北中所作也  
曰聞變詩則紀乙酉丙戌事也曰哭馮詩則輓輦谿侍郎  
作也餘尚有擣衣落葉聞砧等詩箋共二十餘種多佚  
不傳道人無子孺人某氏以窮死其從弟曰廷試曰鈇  
皆有高節爲道人墓衣巾而以孺人祔之今五嶽軒已  
衰圯圖書散蕩朱氏子孫無能言道人之大節者嗚呼  
茫茫桑海季漢月表之不作志士之埋沒蓋亦多矣予  
以其族孫德言之請爲之志其大招之詞曰

天南迢迢渺孤魂些溟王竹侯零落無存些汨羅於邑  
空吐吞些祗餘江蘼猶映芳孫些杜鵑哀鳴促羈人些

瘴雲如墨莫判朝昏些故鄉之樂曷云可懷些湖山湛  
湛淨塵霾些墓堂潔洽雙闕崔嵬些宰木紛披具百材  
些域中萊婦目斷夜臺些我詞酌君倘歸來些



明故兵部員外郎葉菴高公墓石表

高公諱字泰初字元發改字虞尊別字隱學晚年自署  
宮山已而又署葉菴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陝西巡撫  
兼制川北副都御史斗樞之子光祿寺署丞翹之孫廣  
東肇慶知府萃之曾孫而宋儒萬竹先生元之之後都  
御史以孤軍守鄖陽三禦闖賊語在姚江黃公所作志  
銘公爲都御史長子負才名性地尤忠醇乙酉六月之  
役都御史尚在軍而公輔錢忠介公起兵于鄞監國手  
諭獎之以爲不媿江東喬木版授兵部郎縮武選尋以  
奉使過里門而江上陷其時都御史入陝陝已內附還



鄭鄭亦內附旁皇無之念光祿公尚在家間道來歸而  
海上諸公方思揮魯陽之戈以挽落日勾餘遺老呼吸  
響應公父子輒豫之丙戌之冬蠟書自海至謀者得之  
公首被捕戊子之夏華王事洩再隨都御史囚繫辛卯  
幾復株累勵得脫壬寅之逮尤爲震撼雖幸得保而家  
已破都御史諸弟斗權字辰四後改允權斗魁字旦中皆遺  
民之苦節者時人并公稱爲四高公雖累遭困折其于  
故國之感不少衰嘗自序曰在昔辛壬之歲里中諸名  
士大會于南湖華王其執牛耳者而予亦以卧子先生  
所許濫竽其間國難以來華王得追隨范倪諸老遊於

虞淵而予覩顏視息雖鍵戶屏絕人事以期不負此初  
盟然以視亡友則可恥也志趣不齊菀枯隨之向之同  
社半已出山攘攘如也咸淳面目守之亦希不可悼哉  
於是爲梓鄉耆會其豫選者甚嚴王水功林荔堂徐霜  
臯之徒僅九人焉嘗曰謝臯羽非易及矣然而月泉之  
集何其會之濫也得無有妄豫其中者乎惜不起而問  
之壬寅之在囚也終日鼓琴有仁和令者亦解人也以  
慮囚入聞琴聲而異之及見其壁上所題詩皆危言嘆  
曰先生休矣顧左右曰爲我具酒饀來旣至拉公飲風  
波亭上公固辭令曰無傷也是日遂劇飲至漏下相與

賦詩而別是後隔一日必至及公事解遣人謝之竟不  
往謁所著有雪交亭集雪交亭者張公肯堂翁洲所寓  
樹一梅一梨東西相接公愛之取以名其集蓋自甲申  
十九人以後分年爲死節諸公立傳而附詩文於末有  
敬止錄則甬上舊聞也考証最博如黃公林之譌黃姑  
林大禹廟之譌謝女廟其後聞性道所改正者皆本之  
公有肘柳集乃所作詩文諸種公生於某年某月某日  
宜人某氏墓於某鄉某原子某孫某其雪交集手稿子  
從陸披雲先生書庫得之而肘柳集亦尚存於家獨敬  
止錄殘斷不復傳公之太夫人黃氏先侍郎外女孫也

故高氏於予家爲重表而先贈公兄弟以遺民尤相睦  
公之卒也墓上之文未備至是予始爲之銘其詞曰  
墓樹垂垂枝指南朱鳥集之聲喃喃有書早已出枯函  
有銘聊以昭幽潛



李駕部墓誌銘

李駕部文纘字昭武一字夢公鄞人也學者稱爲畧樵先生少以詩古文詞受知尊宿天啟丁卯年二十一爲叔氏封若先生作寒香閣賦楊高唐南仲見而驚曰軼齊梁而上矣兼工書畫時稱三絕錢忠介公起兵諸生最先從之者先生也授駕部郎疏附奔走其間已而事去其中之悒悒卒不可化丁亥夏由天台故道入翁洲因謀從王於閩翁洲諸公方倚先生以中土之事勸其歸於是連染五君子之難方難之初發所獲帛書中人自分必死降臣夫已氏亦思一網盡之賴華公過宜獨

承其事而里中義士亦營救大行金帛故五君子外多得免者然諸公廷訊不能不爲遜詞以求免而先生獨強項斬斬不撓華公嘆曰君故文弱諸生耳不意骨力若此先生在囚中日與同難楊公圓石分賦雁字詩一月之中遂成卷帙未幾司獄者盡取諸囚分繫他所而獨留華公相傳以爲大吏將獨殺華公而釋其餘先生獨自請留伴之司獄者大駭乃怵之曰汝不畏死耶先生笑曰白首同歸吾亦何恨適評事倪公端木亦以蓄髮被首下獄三人共一狴戶相與歌傳奇中木公不肯屈魔鬼錦纏道諸閔以爲笑樂聞者益驚遂伴華公過

冬明年再訊先生再被拷終不屈而華公力辨之乃放  
歸先生嘆曰過宜生我過宜之義我之慙也雖然我不  
求生過宜自成其義耳嗚呼過宜何曾死我虛生矣已  
而楊公圓石亦死先生以其子騶娶其女因撫之追踐  
囚中之諾也已亥蒼水長江之役間道歸至天台先生  
遇之途中時關津戒嚴以死士衛之得復入林門亂定  
遨遊四方以老皆倣謝翱爲游錄臨終其子問遺言命  
取紙筆則題曰衆人皆醒非夫也瞋目而卒先生學極博  
生平露抄雪纂手錄至三千餘卷上自星緯律歷方輿  
禮樂名物以至詩話叢談無不具依稀宋儒王厚齋之



風及成公寶慈以戊來鄞先生從之講學益深造自得  
又私淑高忠憲公之學難後入秦尤與李中孚相契晚  
年尚作小楷蒼萃諸儒言其所著於三禮則有注疏詮  
集於易則有舌存於春秋則有魯書皆不肯苟同宋人  
之學其詩古文詞曰殖閣草曰跪石吟曰賜隱樓集其  
緝善諸編有三峻聽雪有石白閑課有鹿谿新語有井  
中錄今皆散佚少傳者惟鹿谿新語存先生之墓在城  
東其曾孫某乞銘乃爲之詞曰

是爲五君子之子遺忼慨對簿而無咿呢天網恢恢以  
護周之餘黎

天多老人墓石志

天多老人姓楊氏諱秉紘字祁牧浙之寧波府鄞縣人太僕卿益美曾孫也明楊氏自文懿康簡公以來宅望爲鄞第一老人於推官瑤仲兄弟爲父行國難時共從戎江上老人見事不可爲不受官及推官兄弟娣姒六人仗節死而老人以遺民力扶汝社爲楊氏宗老老人最多學讀書不徇古人成見尤精考索里中後輩遙望見老人曳杖來輒雜選迎之聽其談故國事滔滔汨汨以爲異聞先公嘗述老人言初年聞項仲昭誤抹艾干子文不自愧反陷之停科又抑陳大士而進李青妄以

爲楊維斗及行賂於嘉定伯再入闈求雪恥而所得又  
爲陳名夏輒思唾其面及項亡命至慈水匿馮氏園慈  
人捽其髮投諸水復提而問之曰降賊者汝耶如是者  
三而死是生平一快事又言閻古古勸史道隣清君側  
然觀其所言兵事尚不足望辛幼安項背卽用之亦未  
必能扶危疆特其壯志則百死不折當是時老人雖誦  
古古劄子如河注海又言近聞澹歸晚節稍委蛇諸公  
可爲我審之如其果耶則其人可絕如其不然莫妄言  
蓋先公所聞於老人者極多晚年所記祇此然皆權史  
之助也老人自丙戌以後頽然自放所著書甚多其浙

江水利攷尤關於實用顧早喪其子文麟有孫如童  
烏年十四而殤忽忽不自得踰八十更遭大火其書盡  
焚偕其老妻匍匐烈燄中勵免嘆曰我已無國無家今  
又無書是天多我也因自號天多老人然神明尚不衰  
常言苟得容膝之地衣食粗足自贍平生著述尚可一  
一記出適有延之課子者老人以爲如願欣然而往旣  
適館設崇筵于絳帳含杯未飲而卒嗚呼老人之窮如  
此遂無片詞隻字存於人間然則鄭所南之沈井其  
亦有見於此而豫裁之耶謝臯羽之殉葬幸免生前而  
終憂其不保耶是則大造之酷有不可解者生於某年

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娶某氏葬於某鄉某原  
今楊氏宗支衰落甚矣予爲老人作志蓋先公之意也  
其銘曰

世所希天所多書可蕪銘不磨

錢東廬徵君墓表

鄭高州寒村之歿也謂其子云吾有不了事二其一則姚江黃先生墓文其一則老友東廬錢丈墓文也歲在丙辰予爲黃先生纂神道碑東廬先生仲子際盛見而喜曰是足以畢高州之一憾矣惟吾先子之志子其并爲高州畢之予曰諾會連遭先人之變不及爲而際盛卒然其病中尚惓惓以此爲屬旣除喪先生伯子中盛又以其亡弟之言來速予曷敢辭先生諱廉字稚廉別號東廬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明山東提學副使啟忠之子副使以講學名於世世所稱清谿先生者也先

生少孤副使之卒方三歲其丁國難方四歲當是時先生之從兄太保忠介公舉義已而航海家被籍太恭人挈先生避兵武林依外家遂從外家之姓爲高氏事定始復姓長而勵志讀書以名節自任不屑爲里巷曲謹之儒副使之講學在明儒中爲蔡雲怡黃海岸朱震青一派頗參以宗門之旨及姚江黃先生講學於鄞則申明蕺山之傳錢氏子弟多從之游而先生才氣橫溢思爲王霸有用之學以見於世故自象數兵法地險無不推究遙接同甫稼軒一輩其於家學固爲轉手其於黃門亦爲別派也聊城師相傅公嘗欲薦爲中書舍人不

就耿藩之亂和碩康親王提軍至浙鄴園李公爲制府  
鄴園固出副使門下延先生問策先生授以秘傳火攻  
之法皆按王遁支干行之師遂有功王命敘先生從征  
功授官先生以母老固辭不赴鄴園亦欲薦之先生中  
夜遁去先生豁達伉爽篤於友朋之誼故鄭高州寒村  
曰管夷吾稱鮑叔推財以我爲貧吾於東廬見之性介  
特姚江黃先生之卒先生素車往弔徑哭其墓不見喪  
主而返雅稱契家子萬承勲之才其後忽有不可斥之  
甚至而承勲感先生之意愈厚有姊適杭許觀察文岐  
爲子婦觀察死難姊寡居無子先生迎養之終身副使



有妾葉氏隨任江西後爲尼先生歸骨祔葬之蓋自明  
萬歷以後東臯錢氏一門奇節偉行靡所不有而先生  
當喪亂之後克溯流風獨殿一軍顧惜其以有用之才  
不肯出而施之而隱約於東廬以老先生生於明崇禎  
庚辰六月十二日卒於康熙戊寅五月初八日娶陳氏  
副使紹英之女繼翁氏知縣叔朗之女繼陳氏經師同  
亮先生妹也葬於太白山之吳公臯子三中盛際盛德  
盛皆能承其家風際盛先卒女二一適萬編修經一適  
黃戶部廷銘孫男十孫女四所著東廬集若干卷又輯  
錢氏詩文在茲集若干卷蓋紀善以來之文獻也予文

於高州無能爲役顧以通家子弟之誼頗悉先生之學  
術風節是爲表

公高休無錫爵厚且優天子親臨臨祭於廟

南嶽和尚退翁第二碑

南嶽和上退翁者名洪儲字繼起揚之興化縣人也其  
姓李氏早歲出家師事三峰爲高弟其後十坐道場而  
蘇之靈巖最久退翁父嘉兆志士也甲申之變貽書其  
子曰吾始祖咎繇爲理官子孫因氏理其後以音同亦  
氏李今先皇帝死社稷而賊乃李氏吾忍與賊同姓乎  
吾子孫尚復姓理氏先是中州李鬯和寒石耻與賊同  
姓上書請改理氏嘉兆未之知也而適與之合天下傳  
爲二理退翁雖出家然感其父之大節時時思所以繼  
之丙戌以後東南之士濡首沒頂於焦原相尋無已而

吳中爲最衝退翁皆相結納從之者如市退翁才厚重  
不洩其爲人排大難最多世不盡知也辛卯竟被連染  
諸義士爭救之久而得脫好事如故或以前事戒之則  
曰吾苟自反無愧卽有意外風波久當自定又曰道人  
家得力正於不如意中求之又曰使憂患得其宜湯火  
亦樂國吳中高士徐枋歎曰是真以忠孝作佛事者也  
枋所居澗上草堂正當靈岩之麓生平少所可寧耐寒  
餓不肯納人一絲一粟之餽顧獨於退翁有深契自稱  
白衣弟子退翁時其急而周之無不受嘗曰退翁是竺  
國中所謂大人者也故儀部郎周之璵亦吳之良也臨

終脫然談笑而逝退翁獨沉吟曰是恐非故國遺臣所  
宜聞者瞿然禾人吳鉏雅有大志一見退翁嘆曰軍持  
中有此老吾輩寧不媿死一日登堂說法忽發問曰今  
日山河大地又是一度否衆莫敢對退翁潛然而下退  
翁旣久居吳明發之慕老而不衰乃築報慈堂於堯峯  
以祀其父同人爲上私諡曰孝敏晚以南獄之請主講  
福嚴寺吳人惟恐失之復迎以歸壬子卒於靈岩年六  
十九其出家年四十所著有靈岩樹泉集孝經箋說退  
翁之在沙門閱暢宗風篤好人物大類三峯海內皆能  
道之而徐枋曰是非退翁心之精微但觀其每年三月

十九日素服焚香北面揮涕二十八年如一日是何爲者年來靈岩香火日微吾友長洲陸錫疇每爲予嘆之因請重爲之碑以表其增文獻脫落弗能詳然畧爲言其大節則瑣屑可置也易姓之交諸遺民多隱於浮屠其人不肯以浮屠自待宜也退翁本國難以前之浮屠而耿耿別有至性遂爲浮屠中之遺民以收拾殘山剩水之局不亦奇乎故予之爲斯文也不言退翁之禪而言其大節仍附之諸遺民之後以爲足比宋之杲公殆庶幾焉退翁法嗣滿天下而最賢者曰故大學士嘉魚熊公開元從亡不遂自蠻中歸聞退翁名徃依之爲執

爨退翁一見曰是非常人也既而有識之者曰是熊公也其後居華山名正志曰故監司宣城沈公壽嶽子麟生監司死節深抱王哀之痛依退翁說法其後居姚江名大瓠曰歸安故諸生董說經學極博隱居潯溪辛卯之難寺中星散說獨負書杖策入山以是尤爲時所重其後居堯峯名南潛

鮎埼亭集卷第十四終





鮎埼亭集卷第十五

勤 全祖望紹衣撰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碑銘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福建世襲輕車都尉會稽姚公神道第二碑銘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閩督姚公用密計授水師提督施烜下臺灣七日破之

詔封烜爲靖海侯而公自陳無功故賞亦不及是年十一月公疽發背薨歸葬於越嗚呼薦子馮爲楚畫平舒之策及其身後屈建成之而曰是先大夫薦子之功

也歸封邑於其子羊叔子畫平吳之策於晉及其身後  
杜預王濬成之而武帝曰是羊太傅之功也告之於其  
廟古人旂常之公論如此其覈也唐裴晉公之平淮則  
李涼公不免有慙德矣然涼公之有憾於碑非敢以揜  
晉公也特欲軒之顏允古通之上耳且所爭亦不過在  
文字而酬庸之典則自晉公而下顏允古通固無不及  
也今公以航海數千里之提封濱海數百城之巨患三  
世不賓之餘孽累年籌運一旦而廓清之又竝非薦羊  
二公不及其身者之比而彤弓信圭移之別將溘然長  
逝并不蒙秬鬯黃腸之澤雖在勞臣報國豈敢有言而

彼偃然開五等之封者吾不知其何以自安矣臺灣自  
生民以來不通上國前明崇禎時鄭芝龍爲海盜嘗屯  
聚焉芝龍旣受招撫之命而棄之丙戌芝龍降於

世祖其子成功不從聚其故部據有廈門金門二島以  
侵軼我中土己亥大舉窺江寧敗去始取臺灣定爲老  
巢而往來二島間爲窺覷計壬寅成功沒其諸將如施  
烺黃梧等先已降於我至是以兵平二島其子經遁入  
臺灣兵不及萬船不滿百勢稍衰康熙十有二年三藩  
難作靖南王耿精忠反於福建次年始乞師於鄭氏臺  
人大喜亟渡海而西閩中故皆鄭氏恩舊精忠之海澄

總兵趙得勝首約同官劉國軒等皆附于經精忠始懼  
經遣人說精忠借漳泉二府以治兵精忠難之經怒遽  
取泉州南取廣之潮州次年又取漳州精忠大懼吳三  
桂累爲精忠請令畫楓亭之界守之然不獲成次年三  
桂令尚之信割惠州賂經重申盟然經兵不旋踵取汀  
州鄭氏復大振其時和碩康親王討精忠自浙江入而  
公以前知香山縣罷官向與王有舊乃令其長子儀募  
兵帥之赴王請自効王喜卽令公以知諸暨縣從征進  
擊紫狼山賊破之又擊楓橋賊破之而甌人之謀應精  
忠者俱殪王卽軍中遷公溫處分巡道僉事駐吹臺益

募兵自爲一軍進破石塘奪楊梅岡精忠之驍將曾養  
性至温州公使儀逆擊大破之精忠方震於鄭氏汀州  
之逼而大兵已奪仙霞關而入公爲前鋒乃遣人說之  
曰鄭氏害日深而延建又失跋前疐後其誰與守何不  
束身歸於

天子以求生而反貽鄭禽乎精忠狐疑公單騎至其營  
說之精忠享公其賓客皆列侍公飲啖醉飽指畫伉爽  
享罷長揖徑出曰王自裁之精忠曰是殆李抱眞之流  
定不欺我遂降論功卽以公爲福建布政司仍從征進  
勦鄭氏精忠之降也其諸將多畏罪歸經經遂乘虛盡

取興化郡武而吳三桂驍將韓大任者世所稱小淮陰也爲三桂度嶺取吉安被圍久援兵不接突圍由贛入汀將與經合公曰是雄兒也不可棄以資賊復單騎至其營說降之簡其兵得死士三千厚養之卽以爲親軍汀州平自大任降而公之威名益盛十有六年隨親王收邵武復收興化尋盡收漳泉之地經遁入廈門公復挾大任以臨潮說其守將劉進忠亦降鄭氏棄惠州而去七府既定或謂南荒其久矣公曰二島未平莫高枕而臥也明年鄭氏果復出二月連下玉洲三汊河福河下澗諸堡取石馬入鎮門又陷灣腰樹馬洲丹洲壁爐

諸堡其驍將曰劉國軒吳淑何祐而國軒尤競於是總督郎廷相嗣海澄公黃芳世副都統胡克合軍漳州以攻之檄會寧海將軍喇哈達都督伯穆黑林之軍於福州平南將軍賴塔之軍於潮州提督段應舉之軍於泉州畢至公以所部敗臺人於壁爐俄而黃芳世穆黑林遇之灣腰樹而敗胡克邀之鎮北山麓又敗公子儀自三汊河援之亦敗段應舉戰於祖山大敗奔入海澄國軒取平和還圍海澄斷塹環樁飛鳥莫能度沿海無賴輩從之如雲于是

天子震怒將逮督臣諭王求其代者王及將軍以下合



辭薦公六月乃卽軍中不次拜公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福建且令節制諸軍急援海澄而以按察司使吳公興祚爲巡撫助公公馳督諸軍至葛布山謀解圍而海澄食盡已陷應舉投繯死之總兵黃藍巷戰死之官兵失陷三萬餘馬萬餘國軒下漳平長泰同安旁略取南安惠安安谿永春德化諸邑七月圍泉州號稱十萬實六萬公分兵救泉亟令諸將扼險要廣儲峙并繕治諸城堡而密陳於

天子曰賊之所以豨突而無前者蓋閩人爲之用也閩人自成功以來積爲所脅故其餘孽之來靡然從之閩

人絀而臺人張矣今必有以壯閩人之勢當先有以固  
閩人之心而後賊可退又必出奇計使臺人反爲吾用  
而後賊可亡是固非但爭衡於一勝一負之間者也

天子是之降璽書褒勞盡委以軍事且謂閣部諸公曰  
閩督今得人賊且平矣公乃大布方略令平南將軍以  
下分道出綴之輕兵抄其餉道乘間復平和漳平而總  
兵林賢等敗其水軍於定海九月國軒乃解泉州之圍  
并力攻漳州大會二十八鎮兵爲十九寨列烽相望國  
軒以十七鎮精兵三萬軍於西吳淑何祐以十一鎮精  
兵二萬軍於南請與大軍決戰於龍虎蜈蚣二山之間

公五檄泉州兵未至而城中惟平南將軍兵及耿精忠歸正兵漳人憂懼公曰賊恃勝而驕謂我兵弱不敢出若出不意奮擊之必敗敗則不復能軍平海在此役矣每日春容飲博自如而胡都統以騎至合之亦僅八千人公卽以胡爲前軍自以所部繼之分賴耿之兵爲後二軍前軍接戰不利中軍繼之亦不利耿兵繼之稍勝賴兵復出國軒不支前軍中軍還而攻之連破十六營斬其將鄭英劉正璽吳潛等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四千級溺死者萬數國軒泅水而遁奔海澄官軍乘勝復長泰同安是冬公遣客中書舍人張雄入廈門撫經

不從十有八年公念海澄負險與廈門金門海壇相首  
尾不可猝下乃請復設水師提督而大開修來館於漳  
州不愛官爵資財玩好凡言自鄭氏來者皆延致之使  
以華轂鮮衣炫於漳泉之郊供帳恣其所求漳泉之人  
爭相喧述公時掀髯笑曰昔人捐金施間雖信陵君之  
親而才廉頗李牧之武亞夫龍且鍾離昧周殷之骨鯁  
可坐而盡也況監子之游魂乎於是不終歲其五鎮大  
將廖璵黃靖賴祖金福廖興以所部降鄭奇烈陳士愷  
等繼之林翰許毅等皆被用鄭氏始上下相猜阻而簡  
練諸降將之卒驟充水師驟益二萬餘人乃令巡撫吳

公與水師提督萬正色攻二島明年正月官兵逼海壇  
鄭氏戈船將朱天貴故受公約首以所部五樓船三百卒降  
遂復海壇公待天貴厚以爲親將竟用其兵盡破十九  
寨國軒茫然失恃棄海澄入廈門正色進兵逼之國軒  
棄廈門金門奉經入臺灣其時成功之妻董氏尚在堂  
數經曰汝父之業衰矣汝輩不才子吾聞姚公天人也  
其更無往閩土旣平吏兵二部列上公功應加者四百  
餘級

天子晉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世  
襲輕車都尉公子儀都督僉事總兵世襲騎都尉初閩

人當成功之世內輸官賦外又竊應成功之餉以求免劫掠奸民乘之日以生事而民之供億亦困甚於是遷界之議起定沿海之界而遷之域內出界者死成功雖以餉不接不復能跳梁而被遷之民流離蕩析又盡失海上魚蜃之利而閩益貧及耿精忠至封山圈地莫敢裁量且日益耗已而耿鄭之亂交作殺掠所至不知誰兵閩中駐一王一貝子一公一伯將軍都統以下各開幕府所將皆禁旅無所得居則以民屋居之無所得器械則卽以屋中之器械供之無所得役則卽以屋中之民役之朋淫其妻女繫其老幼啗啞叱咤稍不如意箠楚

橫至日有死者加以飢饉而民之存者寡矣公自入閩  
蒿目傷心謀所以拯疲民者無所不用其極如除口卒  
革排夫鋪甲減芻役時與悍將驕兵悉力相持及鄭氏  
奔入海澄公言於王曰今陸地已無賊材官蹶張必不  
能秣馬而驅之波浪之間則所重在舟楫不在鞮鞞鞅  
幹也而軍需乏匱禁旅所養馬且三萬一馬日費穀斗  
有六升計一馬可支十人之食是撤馬一食足養水師  
三十萬人非但爲民實爲國也且禁旅久暴露矣胡不  
奏愾告闕乎王曰極知公言是然今耿精忠在軍居然  
靖南王也苟精忠不肯還京其柰之何故公連上三疏

朝臣莫敢主者及廈門平請益力且令客婉說精忠令  
入朝

天子乃允公詔王班師但畱吳喇二將以善後旣而盡  
撤之而禁旅將驅男婦二萬餘人去公流涕力請於王  
令軍中敢有私攜良民者殺無赦而公則贖之以金臨  
發盡取以還民禁旅得金亦各欣然而歸于是始請開  
界公言南海一帶俱有阨塞城寨可以列戍俱有田可  
耕而魚鹽蜃蛤之利尤大若分屯設衛令之開墾得與  
鮫人蠻戶參錯而居所以安內而攘外也由福清而南  
臣已相度經營了然可措將開商市給牛種爲國家恤



流亡而收甌脫自然之利保無患焉

天子遣一侍郎勘視亦弗敢主也公連章任之乃報可  
自撤兵而閩人出湯火之阨更開界而閩人得耕魚衣  
食之資相與狂號喜躍曰姚公活我公乃大造八槳船  
艤船雙篷船并請招紅夷夾板船以圖臺灣初鄭經有  
嬖人施亥者公密招之令禽經以自歸亥諾公而事洩  
會經死其嗣子克埭少公又結其行人傅爲霖將用我  
故臣續順公沈瑞以覆鄭氏續順公者其先明將沈志  
祥自遼左卽歸於我時已有恭順懷順智順三王皆降  
將故以續順爲名其後出鎮閩尋移粵耿逆之反并其

軍遷之饒平鄭氏攻饒平而獲之遂以入臺至是公密約之糾合十一鎮刻日將發事泄瑞等死公又購死士入臺令縛國軒者再雖皆不克然鄭氏益以此崩剝不知所爲方施烺之叛成功而歸附也

世祖卽以爲水師提督駐海澄成功沒烺以平臺自任出兵不克頗疑其貳召入京不復用而水師亦罷公之以布政使奏軍事也卽薦用烺不報及爲總督乃以萬正色任之至是請改正色爲陸路仍以水師用烺且曰臣願以百口保烺必無他

天子始遣之旣至厚資給之是時閩人皆知鄭氏亡在

漏刻公之入臺特過師枕席之上耳其必用烺者特以  
其爲成功故將欲借之以爲先驅而不虞烺之輒思攘  
功也烺至卽密疏請以公駐廈門而已獨以師進時公  
已率師出海見烺疏不懌自陳請行

詔召公還廈門二十一年五月將由銅山出師下澎湖  
公主乘北風以十月攻湖北烺主乘南風及時攻湖南  
公曰澎湖之南可泊舟者惟娘媽宮耳使賊固守未能  
猝下我軍進退且失據若其北澳甚多進退皆可依澎  
湖下而臺灣潰矣且盛夏多颶母尤宜擇地諸大將吳  
英林承林賢陳龍等皆曰姚公言是烺諾之而頗不以

爲然是年不果出師次年六月乙亥煇竟以師行公又  
戒之如初煇竟南行國軒果守娘媽宮不可入丁丑颶  
風與潮俱發我軍前鋒皆爲急流飄散國軒以精兵二  
萬自牛心灣出其將林陞以精兵萬自雞籠嶼出夾攻  
我軍集矢於煇之目煇懼時官兵泊八罩其地甚惡公  
遣使譙之曰不用吾言竟何如矣雖然勝敗兵家之常  
颶風亦當止吾前所約諸賊將必有至者汝速赴之煇  
得書且慙且喜而賊將呂翰等間使果至煇復進澎湖  
水亦驟長癸未朱天貴先進大敗國軒軍其衆爭降天  
貴亦死而國軒由吼門逸去公遣吏卒以大船運金縢

貨米旁午來軍且諭煇曰凡降卒皆大賚而遣之歸以攜臺人之心煇如言行之先是漳浦道士黃性震自臺來降公以爲千戶性震自言能得國軒要領公遣之國軒曾以書密報公然猶未肯遽降也至是性震故洩之于是國軒君臣自相猜旣敗欲更出鬪其下莫爲用

大兵遂由鹿耳門平行而入七月甲午國軒以鄭氏降繳上成功所遺延平郡王漳國公招討大將軍忠孝伯御營都督等印信除道出迎八月癸亥大兵前歌後舞悉入臺灣自公以布政使隨征卽自膳部兵不資國帑及築修來館於漳浦所捐招撫金三四十萬及贖難民所

捐金亦如之至是策勲大賚又十餘萬而又未嘗絲毫  
取之百姓莫知其經營所自出也公笑曰臺灣則旣平  
矣然亦銷金一大鍋子矣于是北風正利煨乃遣其子  
弟由海道自津門先告捷而後上露布於公而公之告  
捷也使者由驛道行及至則後煨已二十餘日

天子旣得煨疏大喜軒之在平滇諸勲之上而恠公疏  
之久而至也閩士之仕乎京者亦皆先入煨之說莫有  
爲公言其故者乃以首功封煨將以次及公公疏言此  
廟謨天定微臣無力

天子疑以爲有懟焉未幾有召掌中樞之命而公已不

起前明故太僕沈公光文鄭人也從亡海上由浙而粵而閩者廿年避地於臺灣其依鄭氏者亦廿年成功沒太僕以經不克負荷頗有風刺幾爲所殺乃削髮爲頭陀至是老矣公遣人首致問曰管寧無恙將具屣履送之還公薨太僕亦竟野死於臺鄭氏之初起也廈門有浮石或視其文曰生女滅雞十億相倚丁庚小熙莫能解也至是而乃知十億者兆也兆倚女姚也酉者雞也成功之賜姓也蓋歲在酉天定之矣雖然公之勛業豫徵於六十年易代之先而不見自於平成之日公之才足使海外之窮奇貳負革面洗心以向化而不能使其

事之寮不負恩而背德公之智能豫定大荒風信軍行  
利鈍之期而不及料捷奏之居人後亦何莫非天阨之  
哉姑無論平臺之謀盡出於公平臺之軍器軍餉軍裝  
盡出於公而煇不過一將之力且幾以方命違制致誤  
軍機卒之死戰克敵者皆公部下之士卽令竟出於煇  
而亦思以百口保煇者誰乎是公亦宜受魏無知之賞  
矣則甚矣煇之忤也雖然公之薨也百城驚悼羣聚而  
哭於都亭春不相降卒有私爲持服者而漳泉二府之  
民爭乞公之遺衣冠葬之其鄉福州之民乞畱葬於城  
外之東山旣不得請麻衣執紼號咷送者直過仙霞歸



而各以私錢爲之建祠甚且有肖公之影祀之家者訖  
今將七十年聞人語及公莫不太息以爲功之未酬不  
以靖海爲里人而右之也則亦可以見公論之有在矣  
予又聞公之病疽也始於平廈門之歲時有鼓山異僧  
者善醫延之旣至曰疾不足憂也天之生公將爲閩疆  
奏蕩平也今事尚有待公未死也果不踰時而愈及臺  
灣旣定疽復發仍延之則辭曰疾不可爲矣夫閩疆盡  
定公將死矣老僧雖往無益也嗚呼孰意天責公以閩  
事旣成而卽翦其命天亦謂之何哉公諱啟聖字熙止  
晚字憂菴世爲浙之紹興府會稽縣人三世皆以公貴

贈如公官其三世妣亦如其階初娶何氏其後再娶俱沈氏享年六十公生而膂力過人廣頰長髯目有芒如洩電閃閃逼人嘗游於松江守趙君署中午睡鼾聲甚厲僮僕窺之則雕虎也大驚性豪蕩其使金錢如泥沙甫冠以諸生遊通州竟得知州事既至立柱土豪殺之尋棄官去歸而遊於蕭山之郊有二健卒佩刀驅二女行一老翁隨哭之則其父也公陽呼二卒與之語且勸以稍與翁金卒許諾公出不意奪其刀連斃二卒謂老翁曰速以而女去然所殺者乃口來兵跡捕急遂變姓名亡命江湖間不得已籍於奉天鑲紅旗下康熙二年公

疏請旗下開科試士

聖祖曰可公以第一人薦遂知香山縣甫下車澳門賊霍侶成披猖甚督撫不能制公以計擒之俄而逃去公又以兵縛之澳門始平論功應得上賞督撫惡之反以通海誣之且將置之死公夜見平南王尚可喜而訴之可喜上疏言其枉督撫皆以是自殺而公亦罷官客粵中且無以爲生時公年五十見者多歎其拓落而公之志浩然軍事起五年而建節五年而成平海之殊勲幕下士自上客元從健兒走卒因之以取高官者項背相望亦盛矣哉暨其薨蕭然無儲蓄諸子賣田以葬貧如

故予則謂公之歿而猶視者正別有在而不在乎賞之有無古人功成辭爵公亦何必不然而反以觖望怏怏公肯之乎獨是公拔身疏逖之中驟致登庸大小六十餘戰皆親臨之遂以元樞持節計功雖足以上報而未嘗得一入長安見

天子荷蘭一片土夙夜魂魄所經營既已牛酒夾道望見元老顏色而未得一履其地以觀離結之同風累年金革欲以角巾歸第之後稽首

天子賜歸剡湖而竟死於官是則勞臣之所耿耿者爾初何夫人絕有力不止舉白而已公聞而奇之因娶焉

是生長子儀高七尺雄偉魁岸千夫辟易嘗驅駟馬駕  
奔車自後掣之馬躑躅前卻不能自由挽弓四鈞百步  
之外洞數札畜壯士張黑子鍾寶王三癡等十人嘗置  
左右令募兵而教之酒酣出鬪無不一當百閩人望見  
先鋒曰是姚公子之旗也以從征授知縣未上再晉秩  
累官尚書刑部郎改知河南開封府

詔以京堂用儀以少長軍間請効力從戎許之不次授  
江南狼山總兵官尋改湖廣辰沅總兵官終於雲南鶴  
慶總兵官平臺之役儀已去閩論者謂其與烜同行必  
有所以制之而惜公之計不出此也支子三日某知江

南廬州府曰某未仕曰某知四川石泉縣其出爲人後  
子一曰陶累官直隸分巡霸昌副使實第二四子皆從  
公籍於旗而陶以爲人後故畱居會稽陶亦能吏以守  
淮安時得罪於淮之達官卒爲所中而罷今知膠州述  
祖其子也伉爽稱其家兒於予爲同年生方詮次公奏  
疏文移爲平海錄如干卷而請列公祠於命祀許之公  
之歸葬於越禮文一切未具更二十餘年而蕭山毛檢  
討奇齡始銘其埏道之石然嗛嗛有未盡者及考之北  
平王孝廉源之傳稍詳矣然於事多舛焉夫光烈如公國  
史所取徵也若之何不備乃因述祖之請更爲文一通

貽之異日

嗣天子討論先世勛臣以光典禮必有以公之事上聞者予文或可采也其銘曰

有媯之後河嶽降精其噓爲風其唾爲霆東寧小腆化爲長鯨藉口故國以希橫行濤狂霧毒祝融厭腥遠竄未僵終待觀兵公笑而起不震不驚麾以黃鉞繫以朱纓舵樓閑閑風帆盈盈飲飛桓桓水犀薨薨間使繹繹降幡繩繩所鬪者知豈事力征天時地利不爽神明誰違公言幾喪其旌危關失險一夜潮平甲螺稽首百輩來廷

甲螺紅夷頭目之名

奠彼南極浮石早徵功成身實君子無

爭其不朽者三受降城宛委山頭想見英靈

鮎埼亭集卷第十五終





鮎埼亭集卷第十六

鄞 全祖望紹衣撰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碑銘

翰林院編修湛園姜先生墓表

湛園姜先生卒四十年其家零落會有

詔修國史

臨川李先生曰四明之合登文苑者非先生乎不可無  
行實以移館中予乃撫拾所聞而詮次之而鄭義門曰  
先生墓前石表未具曷卽以此文爲之而移其副於史  
局予從之先生諱宸英字西溟學者稱爲湛園先生浙  
之寧波府慈谿縣人也少工詩古文詞其論文以爲周

秦之際莫衰於左傳而盛於國策聞者駭而莫之信也  
及見其所作洋洋灑灑隨意出之無不合於律度始皆心  
折寧都魏叔子謂侯朝宗肆而不醇汪茗文醇而不肆  
惟先生文兼乎醇肆之間蓋實錄也詩以少陵爲宗而  
參之蘇氏以盡其變當是時

聖祖仁皇帝潤色鴻業畱心文學先生之名遂達宸  
聽一日謂侍臣曰聞江南有三布衣尚未仕耶三布衣  
者秀水朱先生竹垞無錫嚴先生藕漁及先生也又嘗  
呼先生之字曰姜西溟古文當今作者於是京師之人  
來求文者戶外恆滿會徵博學鴻儒東南人望首及先

生掌院學士崑山葉公與長洲韓公相約連名上薦而  
葉公適以 宣召入禁中浹月既出則已無及矣於是  
三布衣者取其二而先生不豫翰林新城王公歎曰其  
命也夫已而葉公總修明史薦之入局以翰林院纂修  
官食七品俸仍許與試尋兼豫一統志事凡先生入闈  
同考官無不急欲得先生者顧倥得倥失而先生亦疎縱  
累以醉後違科場格致斥又嘗於謝表中用義山點竄  
堯典舜典二語受卷官見而問曰是語甚麤其有出乎  
先生曰義山詩未讀耶受卷官怒高閣其卷不復發臆  
顧先生所以連蹇正不止此常熟翁尚書者先生之故

人也最重先生是時枋臣方排睢州湯文正公而尚書  
爲祭酒受枋臣旨劾睢州爲僞學枋臣因擢之副詹事  
以逼睢州以睢州故兼詹事也先生以文頭責之一日  
而其文遍傳京師尚書恨甚顧枋臣有長子多才求學  
於先生枋臣以此頗欲援先生登朝枋臣有幸僕曰安三  
勢傾京師內外官寮多事之如舊史之萼山先生者欲  
先生一假借之而不得枋臣之子乘閒言於先生曰家  
君待先生厚然而卒不得大有仗助某以父子之閒亦  
不能爲力者何也蓋有人焉願先生少施顏色則事可  
立諧某亦知斯言非可以加之先生然念先生老宜降

意焉先生投盃而起曰吾以汝爲佳兒也不料其無恥至此絕不與通於是枋臣之子百計請罪於先生始終執禮而安三知之恨甚枋臣遂與尚書同沮先生崑山徐尚書罷官猶領一統志事卽家置局先生從之南歸時貴之構崑山者亦惡先生顧崑山雖退居其氣力尚健惓惓爲先生通榜卒不倦則亦古人之遺也康熙丁丑年七十矣先生入闈復違格受卷官見之歎曰此老今年不第將絕望而歸耳爲改正之遂成進士及奉大對聖祖識其手書特拔置第三人賜及第授編修先生以雄文碩學困頓一生姓名爲

天子所知者二十年至能鑒別其墨跡雖有忌之者而  
亦有大老吹噓不遺餘力乃篤老始登一第其遭遇之  
奇蓋世間所希既登中秘神明未衰論者以爲當膺  
廟堂大著作之任以昌其文乃甫二年而以己卯試事  
同官不飭簠簋牽連下吏滿朝臣寮皆知先生之無罪  
顧以其事涇渭各具當自白而不意先生遽病死新城  
方爲刑部歎曰吾在西曹顧使湛園以非罪死獄中媿  
如何矣嗚呼桑榆雖晚爲霞尚足滿天而奇禍臨之是  
則大造之所以厄之者毒也先生居家孝友之行粹然  
無間與人交悃悃不立城府論文則娓娓不倦書法尤

入神直追唐以前風格生平無纖毫失德故旣死而惜之者非徒以其文也所著有湛園未定稟葦間集皆行世先生之文最知名者爲明史稟刑法志極言明中葉廠衛之害淋漓痛切以爲後王殷鑒一統志中諸論序亦經世之文也晚年尤嗜經學始多說經之作未及編入集中而卒予生也晚不及接先生之履約顧世人所知者但先生之文而茫然於其大節豈知常熟一事則歐陽兗公之於高若訥不足奇也枋臣一事則陳少南之於秦埏殆有遜之若始終不負崑山則又其小焉者矣區區徒以其文乎哉其銘曰



吾鄭文雄樓宣獻公誰其嗣之剡源清容易世而起有  
湛園翁白頭一第亦已儻漭何辜於天竟以凶終茫茫  
黃土冥冥太空高世所不與黃出故曰一專則刺少南  
必香野夫坐之文而難然以其大節豈啗常然事關  
人業中而卒于生山勢不文辭夫坐之歎餘通出入  
本強世之文也強非去謂強學故多傷錄之謂未及  
淵潛之習概斷斷以爲與王公器一錄志中清備想  
世矣坐之文是吸合香然開史乘所志志動言即由  
之香其好以其文也世世香會斯固未宜染章則兼替  
入轉元政書以前世香坐之無無事夫斯其以天而

大理梅廬陳公神道碑銘

公姓陳氏諱汝咸字莘學別字梅廬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則翰林怡亭先生錫嘏也翰林於梨洲爲高弟而其論格物之學不甚合故梨洲所作翰林墓銘有微辭然梨洲每屈指門下必首推翰林之篤行公少隨父講學於證人社中心領神悟多所自得梨洲嘗謂人曰此程門之楊迪朱門之蔡沉也目無流視耳無妄聽和平端慤於星緯律歷方輿之說無所不究而尤得力於慎獨之旨驗其功於修己治人之間然公未嘗以道學之名自居成康熙辛未進士改庶常座主

安溪相公方以講學招來後進同年江陰楊文定公名  
時最先服膺招公同往公曰梨洲黃子之教人頗泛溢  
諸家然其意在乎博學詳說以集其成而其究歸於蕺  
山慎獨之旨乍聽之似駁而實未嘗不醇相公步趨朱  
子其言粹矣然未知其躬行若何也江陰爲之瞿然出  
知漳浦縣漳浦最健訟胥吏能以一訟破中人產公下  
車著令凡戶婚田土皆委家督宗親地保議之議成息  
訟於官其大者酌其地之遠近而定其期被告入應拘  
者卽交原告人呼之被告入聞控卽具訴訴至卽訊不  
令稽延時日胥吏無所施其奸縣民輕生每以小忿輒

服斷腸草及諸毒以自戕奸人因之煽訟公嚴禁之乃  
倣古法令有罪者貢此草以自贖又捐金募民致草以  
絕其種俗尚巫民有病舛諸妖師狂祈謬祝費不貲藥  
食皆卜之食其吉者食而死則曰神所不佑也公開陳  
曉諭巫風以息其爲漳浦立百世之利尤在編審一事  
舊例世家有盈數千畝爲一戶者下姓有數十畝爲一  
戶者每族置戶長地丁籍以徵納強後弱先小頑大黠  
乃定三百畝爲一戶令民親供實產糧多者爲戶長以  
次輪僱丁亦如之催科自此不擾以都鄙之民其分保  
有大小不一則奸匪易匿而公務不均乃定二百家爲

一保無所頗焉閩之丁口以明初戶籍爲據有遷居百年而原籍丁糧未除者官吏關移甚苦公援國制令入籍二十年以上者收之遷籍二十年以上者除之各縣皆以爲便又盡清屯產寺產鹽法則漳浦歲額六百餘舊例食鹽與曬鹽者皆得供課不盡歸商也其後派引配賣悉歸於商於是添設四場十六館巡丁四出顆粒盡征給價短額頒發亦愆期公請復舊例有徹商銷引之議而大吏難之公曰法卽不可更不難行仁於法中卽革去場差免認保杜包納寬餘鹽之禁漳浦農商積弊皆爲之肅然一洗公恂恂文弱儒者氣體羸甚視日

而行擇地而履顧其在海上方略四出令各鄉練鄉兵日則瞭望夜則巡邏壬午夏有賊黨數百潛伏縣之七星洞公急檄官兵擊之賊遁去已而又聚於丹竈山中公發鄉兵擊之賊又遁去已而又聚於平和山中公以計掩其魁曾睦賊徒始散已而又以計擒海中大盜徐容六大頭目之一也公細訊之因并悉五賊巢穴及勦撫機宜請於督府願身任其事督府以公書生未敢遽付之兵但以事密聞於是

聖祖遣大臣自閩入粵卽攜徐容以往五賊之中勦撫者四則皆公發縱之功而賞弗及海上自鄭氏騷擾以

後不復知有學術公下車見學官有伽藍祠大駭立毀  
之東嶽行祠中有淫祀香火甚盛焚其像朔望爲諸生  
講明經史遯漳之學者自高公東溪陳公剩夫周公翠  
渠而尤表章黃公石齋之學謂其貫義理象數而一之  
如武庫之無不備乃重修朱子祠之在銅山者而以石  
齋侑食石齋故有明誠書院爲浮屠所據則理而出之  
又修朱子祠之在雲霄者與銅山皆贍以祭祀之田自  
東溪至石齋諸公書皆輯之何公元子有經學購之以  
示學者莆田鄭奚仲精於易并梓其書當時安溪以朱  
子之後一人自任欲學者皆尊其學不名他師而公以

爲諸儒之躬行各有宗傳旁搜遠紹不徒爲雷同之口  
縣有無爲教又有天主教公至盡逐之而崇祀明殉難  
忠臣都御史陳公士奇巡道陳公瓚高尚遺臣御史張  
公若化長史張公若仲於學官勤故大學士錢忠介公  
墓在古田之黃蘗山公清釐其墓田之爲人所據者繪  
圖以貽其後人不數年漳浦遂成鄒魯之俗公知漳浦  
六年督撫已交章薦公輒爲部議所格及更一紀尚未  
調蓋公旣以講學不甚當於安溪而安溪子弟在家以  
吏事請託遍於閩中公爲安溪主試所得士其子弟益  
復旁午而前公致書安溪謂公方以講學居鈞輔當防



閑子弟安溪以是大愠公旣無相門之援而選郎索公  
賂不可得遂共尼之會南靖山賊陸梁大吏以公在漳  
浦而境內無盜乃調之漳浦父老相率請畱於憲府不  
可得乃相與運糶勸桔槔薪木橫陳縣門以塞路晨夕  
守之已而公束裝出父老蠶涌而前奪輿人之槓而擯  
之以公還署公乃徒步出給父老曰吾今日飲酒於李  
秀才家未去也夜半變服呼守城卒開門而去父老及  
旦而知之追送數十里雨泣而別乃哀公在縣時告約  
諭條文移輯爲漳浦政略一書梓之又建月湖書院以  
祀公月湖公所居也其治南靖如漳浦招降歐山逋盜

有來而復叛者以計擒之大興境內河渠未期內召爲  
刑部福建司主事黜舞文之吏以正法紀尋遷廣西道  
御史巡視西城逐白蓮教之在道觀者尋疏言臺灣白  
糖之利遠及三江兩浙沿海居民多前往者日久不能  
保無奸人各縣給照不能辨其奸否泉廳於出口一驗  
更無從辨臣在海上未嘗輕給一照者此也宜嚴防詰  
之法又言駐防營伍例用內地兵更番迭換今當及瓜  
之際有私相冒襲者名存實亡恐兵以老而漸驕宜杜  
頂替之習次年聞海賊突燒營汎船隻疏言及船出海  
非掛號所能查而徒增其害海上及民其始皆坐小船

竊出及出奪大船而行則大船之關牌縣照盡已歸之  
原不必掛號也商船利走大洋無礁嶼以隔之風迅帆  
急反船難以攔劫今以掛號之故不得不沿澳迂行於  
礁嶼之間而反船乘之是掛號反爲商船之累也又言  
巡哨之船當以南北風信爲準春夏多南哨船各聚本  
汛之南秋冬多北卽各聚本汛之北船聚則兵強風順  
則船利若分汛各澳則力旣分而風或阻雖見商船被  
劫而莫能前矣又言海賊雖終年波蕩入冬必返其家  
故其旣下海之劫掠當責之巡哨官弁而未下海之踪  
跡當責之本籍縣令誠能力行各澳保甲何不可窮治

之有疏上

聖祖嘉納溫旨賞賚食物始有大用公之意而沿海遂罷掛號之例商船至今感其德是年海賊陳尚義乞降尚義卽故盜徐容等六人之一也前招撫時獨尚義不至橫行海上者多年公言當因其來而亟納之乃自請行且薦江西舉人阮蔡文得旨許攜蔡文等前往金州衛鐵山之陞城島招撫陞辭

聖祖謂公曰汝乃近御之臣不可下海風濤不測所當懼也但令蔡文往足矣又曰山海關外崎嶇汝不善騎當以肩輿往公感泣謝蔡文入海舟果壞易其副以行

卒撫尚義等復命

聖祖又謂公曰汝若同入海不受驚耶公因頓首感泣  
謝因爲 上言隍城島在登州金山之中宜撥登州汛兵  
駐之其筒子溝天橋廠亦宜巡哨又言金州荒地宜闢  
遷通政參議會有閩中裨將請改易商船之制公力爭  
以爲不可安溪雖不喜公然不能不主公議也尋奉使  
至湖廣祭告諸陵兼賚駐防士卒湖北之險峻莫如施  
州衛竹溪竹山等處湖南莫如九谿永定辰州等處或  
以爲可調官代領代給公不可由九谿之鎮筭歷鳳凰  
營至乾州進山箐岔口入楓木坪皆紅苗界也公熟視

情形以籌撫苗久安之策施州登天樓山絕頂以溯當日伏莽故址猺洞長官有出迎者歌其土音公爲竹枝詞宣布太平威德之盛使習之返命遷鴻臚寺卿次年遷副大理而陝甘以荒告復奉使出公之爲學以萬物一體爲心而隨事周詳以求其中之所安顧素病喘洩不堪受勞瘁乃連年萬里力圖報答不肯稍自暇逸其西行也

聖祖謂曰窮邊恐不得食彼所出肉菘蓉土參朕亦曾嘗之頗美可啖也公頓首謝入境野有餓孳卽不復御酒肉山路甚蹇下馬徒行一日而踰九嶺沿途撫慰饑

民流涕沾襟甫抵固原疾動不以爲意猶日馳百里凡五日而卒其地曰海喇都棺衾皆率略飢民聚而哭之是時

聖祖方欲用公爲甘撫而公卒矣公之訃至閩漳浦人聚而哭之書院南靖人亦聚而哭之於社至京鄞人之在京者聚而哭之城西之都亭而漳浦農商置祀田以奉公焉生於順治十五年八月初五日卒於康熙五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娶張氏贈恭人子本醇蔭生公家庭之孝謹里黨之任卹均無閒言而所以待其從弟汝登尤篤嘗語之曰古人大功同財吾尚與弟在同財之

例所恐者易世而衰吾子與若子功服雖減而同財之  
限可展也又約以宦成之後買宅合居汝登或介紹後  
輩以見公公推弟之愛以愛之訖今二十餘年汝登亦  
老矣語及公未嘗不掩面而泣也方公謝安溪之學或  
疑其以師傳之異不肯苟爲授受及當湖陸清獻公稼  
書所著出公亟喜而梓之當湖亦與梨洲有異同者乃  
知公之非墨守也公之學未見所止其見於世者亦僅  
僅小試其一二斯則可爲太息者也所著有心齋集公  
之卒也蔡文勤公世遠志之汝登與公子本醇更令子  
銘其麗牲之石予何敢辭其銘曰





提督貴州學政翰林院編修九沙萬公神道碑銘

乾隆六年正月二十四日前提督貴陽學使翰林九沙萬公卒於家先是公嘗自葺年譜謙詞令身後不必求志表之文至是公之婦弟錢君中盛謂終不可廢也長君承天屬予序次之余於公爲十世通家子弟少陪杖履又叨同館後進況生平知己之感至深且重其曷敢辭但攷之今制墓道之禮五品以上用碑五品以下用碣此唐宋以來故制莫之易也而館閣諸臣自明以來資望最隆五品以上其儀視尚書五品以下其儀視侍郎而今制直省學臣其儀視督撫稱三院則其得用碑無可疑者故予於公麗

牲之石特令準五品以上之儀按公諱經字授一別署九沙先世爲鳳陽府定遠縣人明初從龍功臣斌之後斌之子鍾以世襲始爲寧波衛人鍾子武武弟文相繼襲指揮死王事世所稱四忠者也又四世而爲中府都督同知淮安總兵表以儒將私淑新建之學世所稱鹿園先生者也又二世而爲左府都督僉事福建總兵邦孚是爲公會祖生戶部主事泰是爲公祖始喪其世職爲寧波府鄞縣人戶部八子竝有名而殊尤者三人其一爲公擇先生斯選其一爲充宗先生斯大其一爲季野先生斯同公爲充宗先生子初鹿園先生二世葬於杭之西谿及充宗先生

開講於杭遂以守墓定居故公長於杭少隨諸父讀書  
南雷黃子方移證人書院於鄞申明蕺山之學公擇先  
生兄弟最稱高座公劍負侍於席末豫聞格物傳心之  
教諸父著書滿屋公不假外求耳濡目染已成學海一  
切世俗之佔畢不得至前此固非下戶小生之所能望  
也於是受三禮說數十萬言春秋說數十萬言於充宗  
先生又受三禮說數十萬言於季野先生受易說數十  
萬言於世父正符先生斯禎受尚書說數千言於從兄  
言又受闢佛之說數萬言於公擇先生此其經學也受  
明史紀傳三百卷及列代史表數十種於季野先生受

明史綱目及崇禎長編於從兄言此其史學也而公又叩性理之學於應徵士嗣寅求漢隸原委於鄭君谷口參攷通鑑地里箋釋於閩徵士百詩其博且精也公成康熙癸未進士選入翰林是年公高弟今大學士海寧陳公亦同與省試且同館衣冠以爲盛事尋授編修前侍郎桐城方公時以株連之禍被禁莫敢保出之者公奮然送狀西曹遂釋之此其友朋急難之義也尋主山西試事今尚書太原孫公嘉淦從公問學公一見推挹卒成魁儒此其知人也尋視學黔中廩奉稍優九宗五族之中隨分施之此其仁也及報政還京忌者中之遂

有通州修城之役此其不因人熱因以取戾者也公之歸也家既罄蕭然如布衣賣所作隸字得錢給朝夕於是增補充宗先生禮記集解又數萬言春秋定哀二公未畢又續纂數萬言少嘗取從兄尚書說輯成一編至是又整頓之以成萬氏經學從兄明史舉要未畢續纂二十餘卷又重修季野先生列代紀年以成萬氏史學又輯九沙分隸偶存此其晚年著述之目也公雖布衣疏食而見義必爲未嘗少衰蒼水張公墓道將圯公竭力修之蒼水固充宗先生所葬公於上巳重九必爲設祭此其繼志之孝也雪竇山人之集爲人所得冒以爲

其先人之作公購而正之并訪其南屏埋骨之所此其表章先正之苦心也嗚呼公之立身本末如此而吾讀年譜所載嗷嗷不肯盡及也此非予表而出之其誰更表而出之公年七十有八而其同年戶部侍郎仁和趙公殿最以公應辭科之辟格於部議然公亦本無意出山已而三禮開局宮詹臨川李公又欲薦公使之成其父書予知公必不能就代爲止之顧公之抱恨以卒則予更有大痛者公雖篤老而神明清吉步履康強飲酒尚可數斗猶時時爲人作隸字自去冬家遭大火靡有剩遺充宗先生未刻之書如禮記集解春秋明辨皆燼

焉其他秘抄之本不可數也公於是終日涕洟眠食俱減自以爲負罪先人擬之夷伯之震而馴至大病不可起生於順治十有六年正月十有三日得年八十有三娶錢氏封安人明山東學使啟忠孫女也子承天選拔貢生山西盩縣知縣承式舉人四川萬縣知縣承烈尚幼孫六人曾孫三人葬於西谿祖墓之旁公爲人春容大雅不激不隨尤喜引掖後進其於杭人物色今編修杭君世駿於髫年以爲鄭漁仲之流荒落如予公引爲忘分忘年之契吹噓不啻口出晚年大火之後家無儋石而故人沈峙公之死貧無以殮公爲之遍告於有力者



以賻之其古道若此嗚呼老成凋謝枌社黯然而豈僅  
哭其私而已哉其銘曰

西溪之渚萬樹古梅昔年從公秦亭徘徊今年哭公古

梅同哀鄒施秦許半已蒿萊

皆西谿耆宿也

先塋八葉世澤未

衰暗香疎影舊德所培

鮎埼亭集卷第十六終